

這個文字的讀音，最好還是讀標準的普通話，盡量避免方言。這是講人題。佛經一展開，一定是先講經題，然後介紹這一部經翻譯的人，這個就是講人題。人題裡頭也有通、別，這裡頭說得很清楚，像「譯」這個字是個通題；裡面「三藏法師」，這也是個通題。幾乎譯經的人都是三藏法師，經律論三藏他都通達，才有資格譯經。也有人比較謙虛的，像漢朝安士高到中國來的時候，他沒有稱三藏法師，他稱「沙門」，這是謙虛，像這個也都是屬於通題。

人題下面一定有朝代，朝代它是代表時間、代表時代，你一看就曉得他是哪一個時代的人，重點在此地。還有他自己的國名，一看這個地方，知道他是哪裡人，他是什麼地方的人。至於朝代，在現在來講經，最好能用公元，公元多少年，那我們一聽這個概念就很清楚，這個要用，這就叫考據。他是什麼地方人，一定要把那個地方指出現在在哪裡，使聽眾他有個親切之感，曉得距離我們現在多少年，這個譯經的法師是現在什麼地方人，有這種親切感。每一個字都要講到，就跟經題一樣，字字都講到，這叫全講；如果你都把它漏掉一、二個，那就不全了。不但經題、人題要全講，經文也要全講，不能夠漏掉，一定要全講。經文比較長，全講有的時候限於時間，但是還是要全，那就要懂得怎麼樣簡單講、扼要的講。簡單、扼要，又清楚、又明白，這就是一個成功的講述，這是我們一定要學習的。

這個裡面，後面有介紹，如果這翻譯的人有一些神通感應之類的，這看情形，看我們時間的長短，如果講的時間長，不妨講一點。像安士高傳記裡面記載，他很聰明，現在講的是他有特異功能，

他能夠聽得懂鳥獸的言語，那個鳥在樹上叫的時候，他知道牠們在談什麼。這經上有記載，那個鳥在說，前面很遠有幾個人過來，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，結果過沒有多久那邊走過來，果然沒有錯。安士高怎麼曉得？鳥在那邊說的，他懂，他懂鳥獸的語言。所以人在那裡活動，鳥看到的時候，牠們也在那裡聊天，也在那裡批評，也在那裡顛三倒四，在那裡亂批評人，你是好人、是壞人，牠們也常常說。所以你懂得鳥獸的語言，就可以跟牠們交流。其餘的，像安士高還兩次命債，這都是傳記上都有記載的。這看情形，有時間的話可以略略的提一提。

特別因緣，像《楞嚴經》到中國來，這個因緣非常特殊。般刺密帝法師偷渡，偷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，都被海關查到了。《楞嚴》是當時人家國家的國寶，不准傳出去的，最後他把它用小字寫在細氈上，把胳膊劈開包在裡面，讓傷口長好之後，這麼樣偷渡到中國來，這才蒙蔽了海關。可是送到中國來之後，這個經翻譯之後，他回去認罪。這是佛教徒了不起的地方，他要回去再去承擔刑罰，我把國寶盜出去送給中國了，已經翻成漢文了，回去認罪，並不因此就逃避，他不。這是佛弟子，真是捨己為眾生，真正能為眾生、能為佛法，可以犧牲自己身命也在所不惜。這是經上常講的護持佛法，不惜身命，這值得我們學習，這是我們的好榜樣。

這一段講翻譯的處所，前面介紹翻譯的人、翻譯的年代，這是人題上所有的。有的必須要講，沒有的可以不講，但是略為介紹也不算累贅，意思也很好。是不是講？要看自己、看聽眾，所以是時節因緣來決定。如果要講，一定要懂得簡單扼要，譬如你這一座講經一個半鐘點，如果講這個事情就花上半個多鐘點，這個不可以，這個就太囉嗦了。所以最初我們學講經的時候最好是用講稿，為什麼？講稿寫出來之後，我們可以不斷的修訂，不断的把文字縮短，

這樣我們用講稿來做個規範就不會有過失。否則的話，在講台上自己隨便講，愈講愈多，愈講愈囉嗦，唯恐人聽不清楚，添枝添葉，這個就麻煩了。講稿寫了我還可以刪，慢慢這幾個字可以刪掉，那幾個字可以刪掉，愈刪愈精，這精彩！這是我們敬業，我們對這個事業真是負責任，非常尊重，一點不敢馬虎。所以寫講稿，講稿為什麼要多次的修改？你看夏蓮居老居士會集《無量壽經》，梅光羲在序文裡告訴我們，他改了十遍。第一次完稿的時候，整個會集是用了三年的時間會集的，會集之後又改過十次。所以人家東西拿到手上，這麼多人喜歡，有它的道理。他這個就是敬業的精神，絕不敢隨便、不敢馬虎，希望這個作品是精益求精，到人家拿到的時候真是十全十美，找不到一點缺陷，這才是真正成功。這一樁事情我們能不能做到？實在講事在人為，你肯不肯努力？肯不肯下這個功夫？真正肯努力、肯下功夫，一定得三寶加持，沒有不成就的。所以要有信心，就如世間自在王佛對法藏比丘說的，那個大海水用斗去量還可以量得盡，人有善願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！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，諸佛菩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，你要有這個信心。怎麼能做到？真誠、恭敬，具備這兩個條件就都能做到，誠敬。

譯處沒有，可是你要查譯經的人他有傳記，都在《高僧傳》裡面、《神僧傳》裡面。如果你一看他這個傳記，你就曉得他什麼時候到中國來的，什麼因緣到中國來的，到中國來之後他住在什麼地方，譯經的工作在哪裡，這是傳記裡頭都有記載。這個地方是略為舉一個例子，譬如漢朝的白馬寺。這是最初的，摩騰、竺法蘭到中國來，中國最初建寺就是白馬寺，那時候的首都，後漢在洛陽，這是中國第一個佛寺。為什麼稱之為寺，也要簡單說明，這為什麼原因？因為現代人把佛教都看做宗教，一看到寺，寺是廟，供神明的廟，這是一個很大錯誤的觀念。在從前沒有，清朝以前都沒有；到

民國這些年來，「寺」這個字的意思混淆不清，我們必須要說明。寺是政府辦事的機關，它不是寺廟。清朝還用這個字，你看看清朝宮廷裡面的組織，皇帝下面辦事的機關還用寺。所以寺是政府辦事的機關，這個機關直接歸皇帝管的，就叫寺，那個不是皇帝管的不叫寺；歸皇帝管的這個，我們現在講一級單位。清朝以前都有，清朝還用，皇帝下面辦事的機關還稱寺，都稱寺，在民國沒有了。你看現在制度上，如果直接歸總統管的，這個單位在從前就稱寺，現在一般都稱局。稱院，那個已經不是歸皇帝自己管的，那是歸宰相的，歸宰相管的那個一級單位稱部。在中國從前那個時候組織比較簡單，六個部，所以六部，那個部長在從前稱尚書，尚書就是部長。現在我們稱次長，次長是叫侍郎，侍郎有左、右兩個侍郎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政務次長跟常務次長。所以名稱不相同，這都是屬於政務管的。所以寺是政府辦事的機關，不是神廟，現在一般人提到寺就想到這個是廟，這個觀念真是大錯特錯！從前這個寺是佛教教育機關，皇帝下面辦事機關一共是九個單位，九個寺，寺的長官叫卿，叫九卿，三公九卿，卿是寺的長官，主管這一個寺的政務。那個三公，用現在的話來講，那就是國策顧問，皇帝的顧問，那個地位很崇高的。卿是寺的負責人，辦事的人。

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，來的時候是由鴻臚寺接待，鴻臚寺就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。那個時候的外交是皇帝自己管的，宰相不管外交的，外交是皇帝自己管，所以管外交稱為鴻臚寺，鴻臚寺卿就是現在的外交部長，這是由外交部來接待。到以後，這是我們希望這些法師長住中國，不要再回去了，把他留下來。留下來，外交部是臨時接待的，不能讓你長住，於是才想到再增設一個寺，所以後漢的帝王主管的就十個寺，加一個佛寺，十個寺。這個佛寺用什麼名稱？最初用白馬，這中國人的厚道，白馬馱經、馱佛像，功勞不可

沒，用白馬做名字，而沒有用佛，用白馬做名字。這個寺裡面掌管的這些業務工作，翻譯經典、講解佛法，所以是佛教教育的一個機構。於是後漢以後，中國就變成兩個教育部，宰相底下禮部，禮部是教育部，管全國的教育；皇帝下面他直接也管一個教育部，佛教育。那個皇帝管的教育部，老百姓就特別尊重，所以這個教育普遍就傳開了，比宰相底下那個禮部不知道要擴大到多少倍，影響力之深絕非禮部能夠相比的，這是因為皇帝直接管的關係。如果那個時候把這個部要編到禮部裡面去，影響力量就沒這麼大。直接歸皇帝管，皇帝負責來推行佛陀教育，所以佛陀教育很快就普遍到全國。所以寺的來源、寺的意思要講清楚，避免一般人的誤會。佛教本來的面目是教育、是教學，與宗教不相干，這個一定要認識清楚。這是最初白馬寺的來源，這是佛經到中國來第一個譯場，這翻譯的譯場，有一點像現在國家編譯館一樣，那個意思是這樣的。

姚秦時代的「西明閣逍遙園」是鳩摩羅什大師的譯場，這個地方舉出的「唐之弘福慈恩兩寺」，這是玄奘大師的譯場，這個都是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、有正式編制的。羅什大師的譯場四百人，玄奘大師的譯場六百人，確實是集合國家的人才精英，統統參與這個工作，由皇帝來護持。所以經典翻譯不是容易事情，現在是懂得中文、懂得英文，他個人在家裡就翻譯，閉門造車，東西拿出來的時候，這些問題太多了。就想想從前這個譯場的規模，不是私人所做的。我們現在譯人，就一個人的名字，是譯場的負責人，就好像學校一樣，校長來代表，他負責任。不管哪一個人翻譯的，他有沒有參與，寫他的名字，他負責任，他對於譯的這個經、譯的這個文字流傳，他負責任；負責任的人，那就算是他譯的，這個一定要懂得。譬如我們做學生，我們有好的作品，但是自己沒有把握，我們要送給老師看看，請老師鑑定、審核，老師同意了，行，這就是老師

的，不是你的，你要懂得這個道理。為什麼？他對你的作品負責任，這是他的，將來流通要寫他的名字，不能寫你的名字。這個道理實在講並不難懂，你們在政府裡面做事情，主管官底下有很多參謀，參謀擬的那些公文他批個行，那是他的，出了事情他負責任，參謀不負責任。這是譯場的負責人，這是人題上，他是譯場的負責人，等於好像他是譯場裡面的主席，事情可能底下很多人在做，他負責任，所以用他的名字，這個要懂得。不是他在那裡一個字一個字的翻譯，你那麼想就想錯了，完全想錯了！這規模之大。所以這是因緣的殊勝，帝王下詔，「下詔」就是下達命令，我們俗話稱下聖旨，來做這個事情。在經典裡面很多，我們看到「奉詔譯」，那就是帝王的詔書，奉詔譯。

至於後面這一段，帝王為什麼會尊崇、會相信？這裡面有很多原因。「德星垂象」，這是講佛法初來，初到中國來。漢明帝見到很多瑞相，夢到金人，全身是金色的金人。他問他的大臣，大臣告訴他，西方有聖人，聽說這個身是金色的，可能皇帝作夢大概就是夢到這些事情。這就啟發他的信心，派特使到西域去迎請佛法。這是說佛法到中國來的因緣，這是瑞相。以後取經，中國的法師到印度去，印度法師到中國來，帶著這些經書、佛像。那個時候都是徒步，騎馬，馬匹代步，旅途這樣的遙遠，非常困難，而且非常危險。因為從中國到西域，必須要通過大戈壁沙漠，能夠順利通過這個沙漠的人並不多，十個人走，差不多能到那邊，還能活著的只有二、三人，十之六、七都喪生在沙漠裡。但是沒有別的路走，一定要通過這條路，這個是「孤笠衝沙」，冒著生命的危險，幹什麼？求取佛法，利益眾生。

這底下就是般刺密帝的故事，非常感人。而《楞嚴經》能來，般刺密帝送來是沒錯，我們天台大師在天台山築拜經台拜十八年，

這種虔誠也很感人。聽說印度有這麼一部經典，希望這個經典能傳到中國，智者大師築拜經台，往西方禮拜祈求，拜十八年沒有中斷，這種精神、毅力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，所以這才感動般刺密帝把經送來，真的送來了。像這些加一點進去，這也並不是累贅，但是要知簡要詳明，不能太囉嗦，不能夠喧賓奪主。

好，底下這一段，這一段就是講的分科判教。分科判教開始，在中國是道安法師，道安法師最早看出來的。他提出這種看法，當時的人不以為然，認為他割裂經典，這個是犯了很大的忌諱，佛是大聖人，怎麼可以把他的東西隨便割裂？一直到唐朝，玄奘大師把親光菩薩的《佛地經論》翻譯出來之後，原來親光法師對於《佛地經》也是這樣看法，也有這個三分，於是大家對於道安法師的見解才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《佛地經》，那個論是註解的名字。佛經的註解，有稱論的、有稱疏的、有稱註的、也有稱解的，現在有稱講義的，這個名目太多太多了，總而言之都是註解。這些名稱不同，當然意思也就不一樣。這裡頭最尊重的就是稱論，後人給經做註解的，沒有敢稱論的。這跟中國儒家一樣，儒家的註解，最具權威的稱傳，你看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左丘明的，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，它們稱傳。稱傳就是絕對權威，跟佛經裡面稱論一樣，用這個字就是它的註解如佛所說的一樣，沒有差別，絕對沒有請後人指正批評的，沒有這個意思。後人，你只遵照我的做，我講的跟佛的意思一樣，沒有什麼批評的餘地，你們都不夠資格批評，有這種氣慨。如果用疏、用註，那就謙虛多了，我恐怕有錯誤，請你們多多批評指正，有這個意思在，用論沒有這個意思。所以中國古書用傳的話，沒有這個意思，那是絕對權威。所以這個註解就是絕對權威，親光菩薩給《佛地經》做的這個註解，所註的跟佛所說的沒有兩樣，沒有徵求人指教批評的，沒有這個意思。

所以論就是註解裡頭絕對的權威，後人沒有人敢用這個字。像在佛經裡頭最著名的《大智度論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，那是用論。後來祖師大德都沒用了，你看就是像清涼、賢首國師，這華嚴宗了不起的，都用疏、用鈔。鈔是疏的註解，疏是註經的，鈔是註解的註解，怕這個註解還是太深了，所以給註解再做一個註解就叫鈔。像蓮池大師的《彌陀經疏鈔》，疏是他作的，鈔也是他作的。實在講，鈔也很深、也很難懂，他的一個徒弟（也是他的侍者）古德法師替註解再做一個註解，叫演義，所以《彌陀經》有疏鈔、演義。你看那個疏是註經，鈔是註疏，演義是註鈔，註解再註解，還要再註解，所以都是很謙虛，都不敢肯定它是一個權威。實在講，後來這些祖師大德註解，也都是權威。

後面這是講的親光跟谷隱到底哪個先、哪個後？李老師說「行次文獻不足」。行次，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、他寫這個東西的時候，他手上參考資料不足。到底是哪一個先、哪一個後？或者是一個人，還不是一個人？這就只有等待博學多聞的人，向他們請教，這個「徵」就是請教的意思，等待向這些通家們請教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到此地。